

枕边书

感悟 作家

苏东坡北归着黎装

彭桐

“我带着儿子翻过大庾岭，到现在已有7个年头了，在这晚年返回的旅途上穿着的是地道的黎家服装哈！”宋元符三年(1100)七八月间，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贬居儋州三年后遇赦，由海南岛北返至廉州(今广西北海合浦)后，不禁发出这样感叹，并把自己早已黎化的穿着习惯写进赠友诗中。

他到儋州贬所不久，便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才两三个月就有了黎家人装扮。东坡一生，因身份变换和性情使然，有过朝服、道服、农家服等各种不同的穿着，既反映他生命不同阶段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价值追求，也体现了他所处朝代服饰文化形态方面的“理性美”，尤其是他晚年对黎族衣帽情有独钟，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豪迈个性和注意情义义的体现，同时彰显了他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苏东坡从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登上海南岛，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返，在琼刚好三年时间。他得以“苦雨终风也解晴”，是因为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哲宗皇帝驾崩，其弟(神宗第11子赵佖)徽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

四月，诏令范纯仁等一批朝中被贬的“元祐党人”徙内郡，同时东坡在列，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于路途遥远，五月移廉州才到达桄榔庵。东坡六月中旬离开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别海南黎民，如远游般“忽然跨海去”，于同年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

东坡约在二月底、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消息。哲宗赵煦是他的君亲，也是他的学生，两人有一种割不断的君臣师生关系。但因是罪官，东坡不敢作挽词，只在北归途中所作《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的一首诗中，表达其悲痛和追忆哲宗的复杂感情：“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初得消息时，东坡便遵制成服，以示非常尊重。成服即盛服，旧时丧礼大殓之后，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叫“成服”，它与三周年以后的“脱服”“除服”相对应。虽然不知哲宗的葬礼日期，实际上也无法到场参加，但是东坡还是要为哲宗把祭服穿一次。由此可看出，当时他已不在意哲宗曾把他一贬再贬的诏令，对哲宗一朝也毫无丝毫怨恨。

逢新朝遇赦自是一喜。东坡周密安排行程，并给老友和家人写信相约见面，忙得不亦乐乎。有趣的是，他除了依依不舍在海南结交的朋友，还一时间舍不得放下在儋州的衣着习惯，北归途中仍着“蛮荒之地”的日常装，一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这在他于廉州得到欧阳晦夫所赠罗琴枕，立即回想起儋耳生活，所写的《欧阳晦夫遣接罗琴枕，戏作此诗谢之》一诗中清晰可见：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篮。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见君合浦如梦寐，犹挽握手俱扶澜。

欧阳晦夫是东坡恩师欧阳修终生挚友梅尧臣的门生，时为石康令。梅曾在晦夫离开时作诗送行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东坡和弟弟苏辙青年时随父入京求访中，梅也写诗称兄弟俩为凤凰。转眼40年过去，现两凤相逢廉州，都已须发皓然，难怪东坡感慨“如梦寐”，两人握手泪流。晦夫送琴枕等物，以匹纸求字。七月十三日，东坡给晦夫所藏罗琴的送行诗后题跋，还对其作了给晦夫作的《乳泉赋》。到接到朝廷“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居住”的第二道赦令后，东坡于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晦夫送行时又要热情馈赠，东坡婉拒。

在廉期间，不仅叙叙长谈，东坡还三次为晦夫赋诗，可见两人感情深厚。所以，他在诗中道出自己贬过七个大庾岭已有七个大庾岭，这次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冠，虽然有些怪模怪样，也不怕老朋友看见惊异绝倒。东坡所言理由也颇具趣味，因为故人到了那个蛮荒偏远之地，反而能使俚俗相安。

言下之意，也有表明自己性恬安，能与世俗、民间的一些物事相融。苏辙在给他的诗作《和子瞻新居欲成》中也劝导过“随俗”和“随遇而安”，“伏腊便应随俚俗，室庐闻似胜家山”。从诗中的“藤帽”“花篮”判断，东坡着的是黎装。《番禺杂编》载“生黎人用藤织裹头”。《西域记》曰：“西域国人，首冠花篮，身衣瓔珞。”黎人为海南岛土著居民，占有生黎、熟黎之分。长期居住在密林深处而不受官府管

理者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编管者为熟黎。

《儋县志》等地方志均载称，生黎之巢在人迹罕至的化外之地：“中盘黎响，响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号黎人。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赋而役，号熟黎。”

生黎所服之衣冠到底是怎样的?《太平寰宇记》载：“海南风俗，男子则髻首插梳，带人齿为瓔，饰绩木皮为衣。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裙。”生黎没受汉人文明影响，也不结茅而居，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余里”，还“各有洞主”，史籍载古时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贝布为衣，两幅前后为裙，掩不至膝，椎髻额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

苏东坡没有记载文身和穿树皮衣，衣冠不一定完全如古籍所载相同，但其着装毫无疑问是按黎家形制。他自己数次在诗文中道出，接触的多是黎人，衣着习惯差不多也已完全黎化。从中也可知东坡贬居海南，在“黎、蜒杂居”的儋州各种环境恶劣，不仅如史书所称“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是个“非人所居”，中原人士所谓“十去九不还”的绝地，而且当时黎人“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不良习俗难改，他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言“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土”，实非夸诞之语。

如今，近年过去，透过文字看苏东坡着黎装渡海北归，让人惊叹这的确是一道靓丽人文风景的同时，也对大文豪每到一地便把“他乡当己乡”的无比真诚热爱之情而感慨不已。

作家 书评

诗情画意在人间

龚建华

旬阳籍著名诗人姜华散文诗集《在人间》里的作品，有刘禹锡诗词作品含蓄委婉，清丽自然的味道。显而易见，他在散文诗创作中，尝试把古诗词创作手法和现代诗创作手法结合起来，更有唐宋词调的诗韵，又有现代诗歌的丽质，更有自己笔走龙蛇的匠心。

姜华的散文诗创作涉猎历史、自然和亲情等多个层面。他在创作题材上追求多样性，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性，创作语言上追求辨识度。豪放与婉约并重，凝练与舒放并重，阳刚与阴柔并重，传统与现代并重。他的散文诗创作，不仅是对一种艺术实践品质的弘扬，更是一种终极的精神坚守。

纵观《在人间》，作品蕴藏着散文与诗歌的完美结合。作者充分展示了渊博的知识积累和丰沛的想象力，把悲悯、普世、上善和大爱融为一体。通过哲理性的思考，把自己的认知和感受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用散文诗的形式呈献出来，让读者尽情享受其赏心悦目的艺术魅力。

比如，作者在《月落西塘》里写道：“西塘，一幅身披轻纱的美女出浴图；西塘，一帧纸上

摇曳的南宋水墨画。”当我诵读到这样的句子时，不仅让我联想到家乡吕河镇平定河流域莲藕产业种植示范区万亩荷花盛开的胜景，顿觉耳目一新。作者善于观察和临摹生活，在日常场域中常常触景生情，继而笔下生花，从而终于孕育出源源不绝的华彩乐章。

从姜华的散文诗篇什中可以窥出，作者是一位善于捕捉生活特质的性情中人。他的《月照西塘》散文诗组章尽显绝妙之笔，语言张力如若神助。在《西塘夜香》中，他写到，“今夜，在嘉善西塘镇，我与一个动词，相拥而眠”，“彼时，月登柳梢，四野空阔，清流摇动水碧，声若丝竹，古镇悠长的鼙声，远远传来，若流星划过，夜宿西塘，让我有了作古之心”。作者此刻已从当下返回南宋，寄情山水，作画吟诗，意趣盎然，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

姜华的散文诗，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其散文诗的“意”和“境”相互交融，不仅使读者能欣赏到诗中的画面，又能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感受到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艺术效果；二是寓情于景，作者把感情融汇于景物之中，使读者可以触摸到作者在创作过

程中思想起伏的脉搏；三是情景交融，诗中既有景物描写又有作者主观感情的宣泄；四是因情生景，诗在字面上没有对客观景物的描写，但从抒情中能使人想象到诗中的景物；五是借物传情。如《曾经爱过》里的蝴蝶，“现在，还只蝴蝶从前世飞来，唤我如当初。正午的光线有些摇晃，我的思绪一片空白。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书案上疾走。视野里，那只白蝴蝶飞过，像一道闪电。”

在《在人间》中，姜华用大善和包容的胸怀检测人生凝望未来，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生命绽放的绿叶与花朵。“一只画眉在山间忧伤的歌唱，杜鹃花在山野，默默承受着开放的痛苦”，“把苦难熬成鸡汤，痛并快乐着”，“光芒如此公平，恒久而温暖”。作者几乎写尽了对人间世俗的追问和感慨。《在人间》里呈现的语言亦很美。作者写秦岭：“一座山化身为龙，高举起雄性的脊梁。一座山横跨东西，成为华夏南北分水岭。”写巴山：“左手是北方，右手是江南，一条蜀道，成为千古绝唱。”让读者领略到作者笔锋冲击力带来的语言快感。作者以其独特的目光扫描自然，审读人生，运

用自由的形式，抒写了自己的心灵潮汐和主观情绪的觉醒与自慰。

艾青说过，散文诗就是带有很浓诗意的散文，就是以散文的形式写的诗。《在人间》摆脱了散文语言的散漫和抒情诗语言的过分拘谨，使《在人间》从内容到形式珠联璧合。像一首无韵的诗，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声的歌，一尊有生命的雕塑，吸引、调动了读者阅读的兴趣。

《在人间》从诗歌中汲取精华，用电影蒙太奇的视觉跳跃和丘陵穿越手法，把一个个丰满饱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读者的视野里。内容集中，情节单纯；自由活泼，舒展自如；音乐感强，色彩丰富；姿态横生，画面诱人；游弋于诗和散文之间，成就了《在人间》中的锦绣华章。

姜华笔名江南雨。有诗赞江南雨曰：“江南的雨，缥缈缥缈，脉脉含情。江南的雨，浙浙沥沥，滴滴乡愁。江南的雨，缠缠绵绵，悠悠古韵。江南的雨，轰轰烈烈，滚滚豪情。”我在想，这首诗应该是对《在人间》最好解读。期待诗人姜华有更多的精品佳作问世。

安康 书评

朴实的叙事风格 透彻的人生感悟

方万华

我一直苦于无法在写生活琐事方面找到技巧，苦恼之际读了张斌散文集《层叠的印象》，受益匪浅，豁然开朗。感悟写出琐事，就要出彩于文字之间，印象于深刻之中。张斌在描写生活琐事时不事雕琢却能笔下生花，不似渲染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学习。

《草木陪伴的童年》一文，作家写对“草木”的热爱：“如同草木对阳光的依恋，绿叶对根的情义——我对于草木的深情早已根植于骨血之中，刻骨铭心。”刻骨之爱，只有在语言文字上才能体现出来。草原上的孩子总爱在不同的季节里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比如把放牧当作完成家务的玩乐事，折柳枝做柳笛，把在车上拾到的不知名的颗粒埋在土里，看着发芽，开花，对生命产生了好奇和热爱；夏天在青纱帐里捉迷藏，把自己扮成小战士玩打仗的游戏，追逐野兔；秋天看着“衰草凄迷”，而“没有伤秋的情怀”，兴高采烈地跟着老师采集柴火，以备冬取暖。“那些在秋风中晃动的衰草，仿佛在赞许地点着头。有草木的童年，就有了劳作之乐”；冬天诱捕麻雀，用树枝做弹弓打靶，在圈养绵羊的劳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生命间的亲近”；“我记忆中的那只小羊羔，当时并没有谁为它接生，它却毫

不费力地站立着，可以说这是骄傲地站立着，用一种探询新世界的目光望着我。当我抱起它的时候，它友好地依偎在我的怀中。而母羊在吃草之余，也亲切地嗅着我的手背……童年的草木，带我亲近自然，热爱生命。有草木的童年，就有了大自然生动的课堂。”对细节白描的朴实语言，悟出了生活中的哲理，四十多年前的童年生活层叠的印象何其深刻。

《草木陪伴的童年》一文仅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就把他的童年跃然于纸上，这一定是他在大脑里经过了一遍遍的过滤，经历了从朦胧到清晰，从清晰到提炼的净化过程。他以新疆的和布克草原为他童年时代的特定成长环境，以“一岁一枯荣”的草木作为童年成长的底色，童年趣事便是他生活与成长的光亮色彩了。在于张斌语言文字的特效支撑，因此，本篇避免了具体时间的局限，他的童年生活是在年复一年的四季草木变换中精彩度过。《打鼠小记》一文，由夜闻听到卧室偶有异常“响动”，引起有和不可能有老鼠的肯定和否定。“然而，鼠辈越来越猖狂，每在夜深人静之际，窸窣窸窣，有时吱吱吱吱，像不停地挪动，又像是津津有味地吃东西”而“招人烦”。之所以

惊心是之前有过“咬断洗衣机电线”“让我破费。我很生气，也失了面子”而低估了老鼠的能耐。

作者详写的是“决定消灭之”的灭鼠过程。从关灯、开灯后的动静，写老鼠的狡猾；从不戴眼镜、戴眼镜和持剑装睡，写我对怒火和宝剑一起刺入床下，一阵猛捅，一阵横扫……”是写自己与老鼠展开的“智斗”场面。听声音辨方位，从“翻滚声和凄惨的叫声”中，分析老鼠可能从哪来，而感到“幸灾乐祸，却不解恨”的彻骨之恨。结果呢?“不见老鼠的踪迹，我只好一个人站在房中，光着膀子，手持宝剑，惘然四顾，可恶的鼠辈，我竟拿它毫无办法。”这场智斗交锋，以作者的沮丧宣告失败。作者的无奈之感油然而生：“我多么希望面对的是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勇猛的恶狗，至少可以面对公平的决斗，可以勇敢一会。不像老鼠，它只会躲藏在黑暗之中，躲藏在角落角落里，躲藏在你够不着的地方，它只会算计……难怪人们把小人为鼠辈，鼠辈的本质和小人确实没有区别。人们怕小人不怕君子，如同我怕老鼠不怕老虎。”生活的感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文章有了立体感。

打鼠行动在艰难曲折中胜利结束，作家应

当高兴才是。可他的结束语却耐人寻味：“老鼠走了，屋里安静了。我却有些失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这样的留白，这就是语言的魅力透出耐人深思的哲理。

作者能把一件又一件平常小事写的精彩之至，这就是写作的真功夫。《层叠的印象》一书语言优美，但这种优美不是靠华丽的辞藻，而是靠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思考，用朴素自然而有略带思考的语言表达。出彩于语言，印象于深刻，而深刻来源于他的思考。我和作者同事多年，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正如他在自序中所写“走在街上思考，忘记和熟人打个招呼，被误认为目中无人。一只手持着垃圾袋去倒垃圾，另一只手千万不敢拿上礼品送人，因为怕了人思考，往往会把礼品扔了，把垃圾送给朋友。写作是一个苦活儿，叩问灵魂更是一个伤神的过程，世事迷乱，生活的丰富和繁杂更是层层叠叠，于是便有了层层叠叠的印象，有伤感，有快乐，也有痛彻心扉的感悟。”

读《层叠的印象》，我不仅学会了写作琐事的技巧，也领悟了写散文重在观察我思考，难怪文艺评论家谢有顺说：研究透彻天地的人，才能写出有境界的散文。

读书 时光

照亮人生的心灯

刘培英

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无意中我找到了一本《白毛女》。尽管好些字不认识，但我竟然懵懵懂懂地看完了，且真真地喜欢上了它。之后，我在大哥的书架上找到了《苦菜花》《迎春花》，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读小说成了我的最爱，随之，语文成绩也直线上升。那时，我主要读的是反映战争的书，如《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见我爱看书，大哥给我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随后，我开始了更加广泛地阅读，对书也越来越痴迷。

对我影响较大的几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老人与海》。不知不觉中，我的心

中深深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我想，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生在世，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自此，我的意志慢慢坚强，学习越发自觉刻苦。

1992年，我把目标转向文学创作。除了工作、家务、照顾孩子外，我把剩余的精力全部投入文学。艰难、辛苦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保尔·柯察金，想起《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老人，想起我曾读过的那些书，那些英雄。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让我一边咬着牙，一边在心里默念：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努力，再努力。

几载寒霜雨雪，莺飞草长，1994年，我的

处女作《蛇女》发表，之后又发表了一些作品。2009年，我和女儿合著的长篇小说《月儿城》出版。

本以为，风雨过后当见彩虹。谁知，2016年底，女儿因病永远离开了我。我陷入了难以言说的悲痛之中。我又翻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其中那句“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让我热泪盈眶。我反复读，泪水涌流地读，慢慢想明白了，要做点对家乡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我咬紧牙，横下心，流着泪开始了对长篇小说《高山上一棵树》草稿的修改。不时悲情翻涌，我就一边改，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改，修修改改又是三

年。这是炼狱般的三年。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首先在心灵默念：“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打不败他！”有时，我心里太难受了，就又翻看那些书，不断给自己加油鼓劲。慢慢地，借助书籍的力量，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助，我走出了最阴霾的日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2022年底，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高山上一棵树》出版。对我来说，读书就像和良师益友对话、学习。一本本书籍，就是我苦难人生中燃起的一盏盏明灯。



《中国文学史》

近日，社近都整理注释的《中国文学史》，由长江出版传媒文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史》作者为重要文化学者梁乙真。梁乙真系河北省藁鹿市人，其学术研究横跨文史，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散曲史等领域颇有创获。尤其是在妇女文学和散曲研究等方面有“开山”之功。二十世纪30年代，梁乙真以编者自我定位，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似于后世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该著材料收集丰富得当，史实考证正确缜密，较为及时地运用新文献，吸收新观点，阶段性反映了二十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水平，体现了后五四时期的一代文学史家自觉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与追求，具有显著的标本意义。该著的主要特色是有意地追求文学史书写的趣味化。

《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34年7月，其后多次重版再版。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整理注释本，上下两册，全书45万字。该著以1934年7月初版为底本，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改异体字为通行正体字，按照现行标点进行点校，对部分字词及标点进行统一修改，对原著论述及引文有误及不当部分，以脚注的方式加以说明或订正。整理注释人为西安文理学院年轻教师、岚皋籍文学博士杜近都。

此书被列入“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该丛刊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梁真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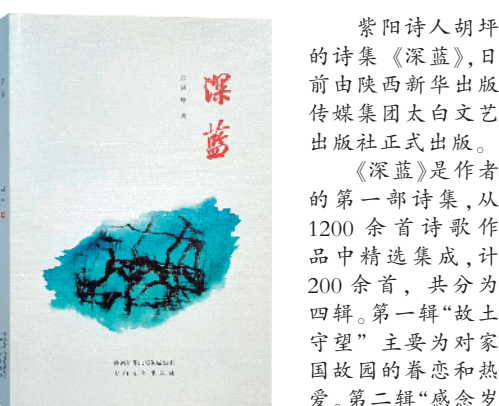
《心灵演奏》

诗集《心灵演奏》由陕西省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共分为《情愫涌动》《自然吟唱》《思索之光》和《颂咏故乡》四个小辑。该诗集设计庄重典雅，朴素温馨。可读性强，满满的正能量，饱满的亲情；故乡情及山水情，常常会激发读者的共鸣之弦，含蓄丰厚，情感真挚，硬朗

而阳光，思想性强。为培养青少年树立人生“三观”起到阳光向上、正确引领作用。

诗集作者叶柏成，笔名陕南瘦竹，现供职于紫阳县麻柳镇政府。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省作协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省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签约作家。文学作品刊和艺术评论发表于《星星》《诗选刊》《散文诗》《山东诗人》《陕西日报》等报刊，多次荣获省市县奖励。著有小说集《左手与右手讲故事》和诗集《雨弦风笛》《心灵演奏》，诗歌入选《长安风诗歌十人谈》《当代诗歌100人谈》。

安康作家说他的诗歌：将情、景、理融为一体，比喻贴切，形象生动，思想深刻，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力量。著名新锐诗评家陈啊呢评论他的诗集说：在《心灵演奏》中很难看到胶着的焦虑、困顿和迷茫，诗人处处给予生命内在的敞亮，平淡的语言如潺潺细流，客观而冷静的诗学态度，诗人始终在用心完成一个朴素、自然和慈悲的生命命题，充分诗意的乡恋和生活挚爱。(王莉)



《深蓝》

紫阳诗人胡坪的诗集《深蓝》，日前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深蓝》是作者的第一部诗集，从1200余首诗作中精选集成，计200余首，共分为四辑。第一辑“故土守望”主要为对家国的眷恋和热爱。第二辑“感念岁月”主要为对日常生活的体察和感悟。

第三辑“玫瑰之刺”主要为爱与爱情等情感表达。第四辑“我思我在”主要为面对生命及命运等现实的思索和追问。诗作情感真挚，意象丰沛，兼具感性抒发和理性思考，日常经验和终极反思，体现了作者内心深沉而热烈的爱恋、悲喜和感悟。

该诗集由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燕芬作序，由陕西省作协会员、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叶松斌点评，由陕西省书协会员、安康市书协副主席毛文凯题写书名，紫阳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义萍设计封面。

胡坪出生于陕西紫阳，系中国诗歌学会、省作协会员，首届鲁迅文学院自然资源诗学作家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评论发表于《延河》《大地文学》《中华文学》《诗探索》《散文诗世界》等刊物。(高桂琴)

